

### ★ 林距离

# 愈演愈烈的赝品捐赠

◆ 林明杰

20多年前,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先生聊天时说到,他们最感为难的是某位身居高位的老藏家执着地要把家藏“重宝”捐给博物馆。这位老藏家确实对上海的博物馆事业做过贡献,捐过不少宝贝。不过,他的眼光忽高忽低,藏品也良莠不齐,被博物馆挑剩的某几件他自己非常看重的宝贝,其实是赝品。但博物馆的专家又不忍跟他挑明,怕老先生年纪大了受不了……

政策,给他们捐赠的“文物”建立博物馆;他们甚至攻陷了一些著名综合性大学,在里面建立了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网站和鉴定机构,开创出一系列“科学鉴定”的仪器,向公众大力宣传;胆敢跟他们唱反调的媒体和作者屡屡被他们告到法院,媒体时常败诉;胆敢唱反调的文博专家、收藏家、业界人士,一概被他们斥之为“利益集团”和“汉奸”“卖国”……

更多接盘者。  
不懂文物鉴定知识而好奇心强烈的媒体记者、寂寞的博物馆退休行政人员、好大喜功的政府官员以及某些高等院校领导,成为他们的主攻对象。

文博专家们大多很怕他们,因为他们没空,他们不善于对付狡辩,他们害怕被围攻,他们更害怕被扣大帽子。有眼光并深谙赝品市场底细的收藏家和古董商们也懒得招惹他们,因为这些赝品根本伤不到他们。媒体记者、政府官员绝大多数对文物艺术品缺乏鉴定知识。于是他们几乎畅行无阻,还时不时腾出手,对传播文物鉴别真知识的媒体及专业人士,泼泼脏水。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公众利益以及政府和国家形象。

这样的文物捐赠者是可敬的。他一辈子真诚地收藏,也无私地奉献,即使鉴别有疏漏,藏品有瑕疵,也令人尊重。

他们收藏的那些“高端”玩意儿,对于稍有文物鉴定知识的人来说,绝大多数属于明晃晃的假货,不仅在国内外著名的拍卖行、古董机构难以出手,稍具学术实力的公家博物馆也不会接受其捐赠,甚至连小古董商乃至小文物贩子也不会收——因为这种货连高仿都算不上。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慷慨的捐赠者。他们通过向政府、学术机构捐赠“曲线救宝”。有的可通过捐赠获得政府奖励、扶持资金甚至地皮。有的则可利用政府和学术机构接受捐赠,来“证明”其藏品的真实性,忽悠

当然,不是所有的赝品捐赠者都是居心不良的。其中确实有个别属于自己也是被蒙骗的。但是,那些特别会编故事,编得像《基督山伯爵》似的赝品捐赠者,把近30年出炉的赝品说成是祖传珍宝的捐赠者,一定是不单纯的。

赝品,是中国艺术品市场上的老毛病,历史悠久。但是,近几十年来如此大规模明目张胆地制作、忽悠赝品,黑白颠倒地传播文物艺术品鉴定伪科学,非但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在我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法律以及学术和社会服务机制上存在缺位是不言而喻的。有人担心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有一天真的把中国文物艺术品鉴定领域闹得黑白颠倒。我倒希望他们再闹大些,这才会引起重视。我相信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

但博物馆的老前辈们一定预料不到,后来社会上会滋生出一批赝品捐赠专业户。他们收藏的全是“国宝级文物”,一出手就是数以千件计。本来专业人士和资深藏家们把他们当玩笑看,不料他们日益壮大,攻城掠地,屡获战绩。许多著名的媒体被他们攻下,为他们背书宣传;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政府被他们攻陷,给他们无偿提供土地、场馆及各种优惠

说实话,在辩论技巧上,博物馆的专家大多不是他们对手。这跟搞传销一样,靠嘴皮子打动人人家专业。他们善于伪装,已建立起一套忽悠赝品的伪逻辑和伪科学,并以打假斗士和爱国者自居来兜售私货。他们用所谓“利益集团”的帽子扣向几乎所有的正规文博机构专家和国内外艺术品高端市场,让人们觉得文物界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有他们在艰难地捍卫着国宝。非业内人士很容易被蛊惑。

### ★ 不同艺见

## 岂一个“伤痛”了得

### ——我看贾科梅蒂

◆ 林霖

经常,我们在介绍一位艺术史传奇大师的辞藻里,反复出现“伤痛”“苦难”“殉道者”这些,艺术必须要煽情才能感人吗?反过来,若没有苦难的经历,没有为艺术殉道就不是好的艺术了吗?我们当下的普遍审美是否依旧还停留于情感的描述,而非理智的思考与思维的探索?



▲ 贾科梅蒂雕塑 本版照片 记者 胡晓芒 摄

▲ 贾科梅蒂雕塑原模

也不是说她缺乏背景知识的学习——毕竟她也是第二次来看这个展览了。这毋宁是说,我们当代艺术圈内的艺术媒体,乃至理论家、玩家、写作者,是否过于自我陶醉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在没有那么多词藻堆砌的前提下,贾科梅蒂到底是怎样的魅力?真的是所谓的“伤痛”吗?

是“消灭维度”和“空间吞并”,用一个可能不那么确切但比较直观的例子就是:就像一团皱巴巴的纸张,你把它展开摊平,宇宙就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贾科梅蒂的雕塑就像纸张的折痕,是空间挤压的缝隙,而那些“火柴棒人”就是从缝隙中挣脱着走出来的,带着一身空间挤压的波浪纹,向着你走来,又离你而去。

### ★ 艺壶春

## 用烂吴昌硕

◆ 大壶

一月前某艺术机构在刘海粟美术馆搞了个吴昌硕、王一亭的展览,不出所料出版了大型画集。吴昌硕和王一亭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作品是从各个机构或者家属手里借来的,这种模式前几年就曾搞得亦乐乎,本人光吴昌硕的大型画集就收到过6、7本,大部分作品是重复印刷。而浦东光吴昌硕纪念馆就有3个,陆家嘴东路15号、华夏东路2700号、红枫路151号。最近去某朋友的画室,他所在的楼居然也叫吴昌硕艺术中心,大大的铜字招牌甚是耀眼,展厅一看,一幅吴昌硕原作也没有,全是宣传广告牌,一点意思也没有。和上海足球队用残孔卡一样,看来海派喜欢拿吴昌硕说事这个招数也已经用烂了。有必要搞这么多纪念馆吗?关键是不必要总是低层次重复。花那么多钱,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不是资源浪费是什么?

这一切,需要的是现场体会。贾科梅蒂的雕塑一定要现场去看的,用不同的视角,包括你在移动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雕塑在变化中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余德耀美术馆的回顾展布展成功的一个细节就是除了呈现大量手稿,还特意将手稿悬挂于与雕塑不同的视角和展厅墙壁,这样我们看着雕塑再转过头看手稿,两相对比或许对于“空间移动”有更多体会。

吴昌硕对海派文化固然重要,但不至于以泛滥胡搞缺乏调控的方式去做。一位大艺术家在一座城市有6、7家纪念馆说出去像是个笑话了,还不如搞一家像样样的。事实上,海派艺术一百多年历史大艺术家辈出,好多大艺术家作品并没有得到善待,有的锁在库房里,有的流失在民间。去年连陝西南路一百多平方米的丰子恺故居都保不下来真是令人痛心,林风眠对海派的贡献绝不亚于吴昌硕,作品量也大,却从不见一家林风眠纪念馆,也从不见一本像样的大型画集。一方面滥用资源,一方面资源匮乏,不应该了。对吴昌硕虽说如此重视,可所花的精力和投入并没起到积极的效应,他的作品在艺术拍卖市场的表现远不如徐悲鸿、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们。十多年前我在《文汇报》写过一篇师父带徒弟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也谈到吴昌硕画风从王个簃以来青黄不接的状况。艺术是这样的,没有一种风格可以吃几代老本。

于是,在这里我想分享个人的体会,也是抛砖引玉与各位探讨。当我再一次踏入余德耀美术馆的展厅时,终于恍然了“行走的人”的真意。没错,它是瘦削如刀,是像烧焦的火柴棒,是反映了二战的时代背景……但首先,艺术家创作作品,无论是怎样的情绪和思想,首先是讲究技法为载体。那么贾科梅蒂的“火柴棒”们的载体在哪里?不管多么伤痛,多么坚韧,多么悲伤,首先,贾科梅蒂是用何种视觉形式去表现他的思想的?——没错,是空间。他的作品有一种多维空间的奇妙感。或者说,是“可折叠的空间”。

因而,说到这里,我想,比起热内那句“美只源于伤痛”,还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对之的评价更为确切:  
“他(贾科梅蒂)懂得,空间就像一个毁灭生命的肿瘤,它会吞没一切。对他而言,雕塑就是从空间中修剪多余的东西,使它高度精炼,并从它的整个外形中提取精要。”

用烂吴昌硕说明我们搞文化还处在好大喜功和随意性层面,缺乏对文化诠释的高度和全局感。对海派的梳理不能光盯着吴昌硕一人,海派艺术有很多的事需要官方和民间去做,做什么?如何做?值得大家动动脑筋。从吴昌硕意识的局限里跳出来,或许就能找到搞活海派艺术的钥匙。

听起来很虚?

了解这一层,再去看看贾科梅蒂的雕塑,就可以进入到其“高贵的孤独”的美学语境。人存在的本质就是孤独,人的一生就是抵抗被孤

不,我们不妨用物理学空间理论去理解。科幻迷和物理学迷想必能懂这个意思,比如看过《三体》的朋友肯定对书里宇宙毁灭的结局印象深刻,宇宙毁灭的方式其实就

有意思的是,当时和笔者一同前去的一位非艺术圈朋友,我和她提起贾科梅蒂的作品被很多人冠以“伤痛”之名,她马上就来了

一句——

“为什么说贾科梅蒂是伤痛美学?”

这当然并非外行的“小白”,